

經史百家雜鈔

冊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呂相絕秦之辭

叔向語子產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馬援與楊廣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李固與黃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與楊德祖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辭綜與諸葛恪書

高崧爲會稽王豆與桓溫書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遺殷浩書

報殷浩書

與尚書僕射謝安

書

誠謝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盧誕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誕書

邱遲與陳伯之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獻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

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詰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剡邱之植。植於汶篁。〔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篠簜敷衍。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

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動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入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衆著。〕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以上勸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埒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尚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爲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一以上渾敘報書之遲。一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主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

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此以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

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

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予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荃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